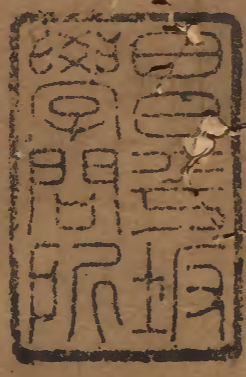


子金書 五十九六十



			五	漢
			二	書
			五	門
			五	
冊	架	函	號	類

庫文閣內			
三	五		漢
九	二		書
八	五		
函	四		
一	五		
八	五		
架	冊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5255
冊數	40 ( 36 )
函號	298 265



淵鑒齋

御纂朱子全書卷五十九

諸子二

蘇氏 王氏

學中策問蘇程之學。二家常時自相排斥。蘇氏以程氏為姦。程氏以蘇氏為縱橫。以某觀之。只有荆公脩仁宗實錄。言老蘇之書。大抵皆縱橫者流。程子未嘗言也。如遺書賢良一段。繼之以得志不得志之說。却恐是說他。坡公在黃州。猖狂放恣。不得志

淺草文庫

御纂朱子全書卷五十九 諸子二 蘇氏

之說。恐指此而言。道夫問坡公苦與伊洛相排。不知何故。曰。他好放肆。見端人正士。以禮自持。却恐他來檢點。故恁詆訾。道夫曰。坡公氣節有餘。然過處亦自此來。曰。固是。又云。老蘇辨姦。初間只是私意如此。後來荆公做不著。遂中他說。然荆公氣習。自是一箇要遺形骸。離世俗底模樣。喫物不知飢飽。嘗記一書。載公於飲食。絕無所嗜。惟近者必盡。左右疑其爲好也。明日易以他物。而置此品於遠。則不食矣。往往於食。未嘗知味也。至於食釣餌。當時以爲詐。其實自不知了。近世呂伯恭亦然。面垢身汗。似所不恤。飲食亦不知多寡。要之卽此便是放心。辨姦以此等爲姦。恐不然也。老蘇之出。當時甚敬崇之。惟荆公不以爲然。故其父子皆切齒之。然老蘇詩云。老態盡從愁裏過。壯心偏傍醉中來。如此無所守。豈不爲他荆公所笑。如上韓公書求官職如此所爲。又豈不爲他荆公所薄。至如坡公著述。當時使得盡行所學。則事亦未可知。從其遊者。皆一時輕薄輩。無少行檢。就中如秦少游。則其

上卷卷之二十一 謹二 蘇

最也。諸公見他說得去。更不契勘。當時若使盡聚朝廷之上。則天下何由得平。更是坡公首為無稽。遊從者從而和之。豈不害事。但其用之不久。故他許多敗壞之事未出。兼是後來羣小用事。又費力似他。故覺得他箇好。以下論蘇氏兩蘇既自無致道之才。又不曾遇人指示。故皆鶻突無是處。人豈可以一已所見。只管鑽去。謂此是我自得。不是聽得人底。

胡問東坡兄弟若用時。皆無益於天下國家否。曰。就他分限而言。亦各有用處。論其極。則亦不濟得事。蜚卿問荆公與坡公之學。曰。二公之學皆不正。但東坡之德行。那裏得似荆公。東坡初年若得用。未必其患不甚於荆公。但東坡後來見得荆公狼狽。所以都自改了。初年論甚生財。後來見青苗之法。行得狼狽。便不言生財。初年論甚用兵。如曰。用臣之言。雖北取契丹可也。後來見荆公用兵。用得狼狽。更不復言兵。他分明有兩截底議論。或問東坡若與明道同朝。能從順否。曰。這也未見得。

明道終是和粹。不甚嚴厲。東坡稱濂溪。只是在他前。不與同時同事。因說當時諸公之爭。看當時如此。不當論相容與不相容。只看是因甚麼不同。各家所爭。是爭箇甚麼。東坡與荆公。固是爭新法。東坡與伊川。是爭箇甚麼。只看這處。曲直自顯然可見。何用別商量。只看東坡所記云。幾時得與他打破這敬字。看這說話。只要奮手捋臂。放意肆志。無所不爲。便是。只看這處。是非曲直。自易見。

東坡天資高明。其議論文詞。自有人不到處。如論語說。亦然有好處。但中間須有些漏綻出來。如作歐公文集序。先說得許多天來底大恁地好了。到結末處。却只如此。蓋不止龍頭蛇尾矣。當時若使他解虛心屈已。煅煉得成甚次第來。

問東坡與韓公如何。曰。平正不及韓公。東坡說得高妙處。只是說佛。其他處。又皆粗。又問歐公如何。曰。淺。久之。又曰。大槩皆以文人自立。平時讀書。只把做考究古今治亂興衰底事。要做文章。都不曾向身上做工夫。平日只是以吟詩飲酒戲謔度日。

草堂劉先生曾見元城云。舊嘗與子瞻同在貢院。早起洗面了。遶諸房去。胡說亂說。被他撓得不成模樣。人皆不得看卷子。及夜乃歸。張燭一看數百副。在贛上相會。坐時已自瞌睡。知其不永矣。不知當時許多精神。那裏去。二公皆歸自嶺海。東坡曾知貢舉東坡聰明。豈不曉覺得。他晚年自知所學底倚靠。不  
得。及與李昭玘書有云。秦黃輩挾有餘之資。而驚於無涯之智。必極其所如。將安所歸宿哉。念有以反之。范滂夫持兩端。兩邊都不惡他。也只是不是。

先生因論蘇子由云。學聖人不如學道。他認道與聖人做兩箇物事。不知道便是無軀殼底聖人。聖人便是有軀殼底道。學道便是學聖人。學聖人便是學道。如何將做兩箇物事看。

因說欒城集曰。舊時看他議論亦好。近日看他文字。煞有害處。如劉原父高才傲物。子由與他書勸之。謙遜下人。此意甚好。其閒却云。天下以吾辯而以辯乘我。以吾巧而以巧困我。不如以拙養巧。以訥養辯。如此則是怕人來困我。故卑以下之。此大段

害事。如東坡作刑賞忠厚之至論。却說懼刑賞不足。以勝天下之善惡。故舉而歸之仁。如此則仁只是箇鶻突無理會底物事。故又謂仁可過。義不可過。大抵今人讀書不子細。此兩句却緣疑字上面。生許多道理。若是無疑。罪須是罰。功須是賞。何須更如此。或曰。此病原起於老蘇曰。看老蘇六經論。則是聖人全是以術欺天下也。

子由深有物作。穎濱遺老傳。自言件件做得是。如拔用楊畏來之邵等事。皆不載了。門下侍郎甚近宰相。范忠宣蘇子容輩在其上。楊攻去一人。當子由做。不做。又自其下用一人。楊又攻去一人。子由當做。又不做。又自其下拔一人。凡數番如此。皆不做。楊曰。蘇不足與矣。遂攻之。來亦攻之。二人前攻人。皆受其風旨也。

劉大諫與劉草堂言。子瞻却只是如此。子由可畏。謫居全不見人。一日蔡京黨中有一人來見子由。遂先尋得京舊常賀生日一詩。與諸小孫先去見人。處嬉看。及請其人相見。諸孫曳之滿地。子由急自

取之曰某罪廢莫帶累他元長去京自此甚畏之

以上語類  
十三條

蒙教諭以兩蘇之學不可與王氏同科此乃淺陋辭  
不別白指不分明之過請復陳之於後而來教又  
以歐陽司馬同於蘇氏則某亦未能不以為疑也  
蓋歐陽司馬之學其於聖賢之高致固非末學所  
敢議者然其所存所守皆不失儒者之舊特恐有  
所未盡耳至於王氏蘇氏則皆以佛老為聖人既  
不純乎儒者之學矣非惡其如此特於此可驗而  
其於吾儒之學無所得

王氏支離穿鑿尤無義味至於甚者幾類俳優本

不足以惑眾徒以一時取合人主假利勢以行之

至於已甚故特為諸老先生之所誹詆龜山與胡  
文定書及

答蕭子莊書在今日則勢窮禍極故其失人人得

見之至若蘇氏之言高者出入有無而曲成義理

如易說性命陰陽書之人心道心古  
史之中一性善老子之道器中和下者指陳利

害而切近人情蘇氏此等議論不可殫舉且據論  
語則東坡之論見陽貨子由之論

彼子西皆以  
利害言之也其智識才辨謀為氣槩又足以震耀

而張皇之使聽者欣然而不知倦非王氏之比也



然語道學則迷大本。如前注中性命諸說多出私意。雜佛老而言之。性命之說

尤可笑。某嘗辨老子說中一段。今以拜呈。可見其梗槩矣。論事實則尚權謀。如

貨子西事。乃以此論聖人。可見其底蘊矣。術浮華忘本實。貴通達。賤名

檢。此其害天理亂人心。妨道術。敗風教。亦豈盡出

王氏之下也哉。但其身與其徒。皆不甚得志於時。

無利勢以輔之。故其說雖行。而不能甚久。凡此患

害人未盡見。故諸老先生得以置而不論。使其行

於當世。亦如王氏之盛。則其為禍。不但王氏而已。

主名教者。亦不得憇然而無言也。龜山集中雜說數段。為蘇氏發

也。當時固已慮此矣。程氏語錄中論賢良處。亦似有所指。蓋王氏之學。雖談空

虛。而無精彩。雖急功利。而少機變。其極也。陋如薛

昂之徒而已。蔡京雖名推尊王氏。然其淫侈縱恣。

所以敗亂天下者。不盡出於金陵也。龜山所論鳥

假以為若蘇氏。則其律身已不若荆公之嚴。其為

術。要未忘功利。而詭秘過之。其徒如秦觀李廌之

流。皆浮誕佻輕。士類不齒。相與扇縱橫。押闔之辨

以持其說。而漠然不知禮義廉耻之為何物。雖其

勢利未能有以動人。而世之樂放縱。惡拘檢者。已

紛然向之。使其得志。則凡蔡京之所爲。未必不身爲之也。世徒據其已然者論之。是以蘇氏猶得在近世名卿之列。而君子樂成人之美者。亦不欲逆探未形之禍。以加譏貶。至於論道學邪正之際。則其辨有在豪釐之間者。雖欲假借。而不能私也。今乃欲專貶王氏。而曲貸二蘇。道術所以不明。異端所以益熾。實由於此。愚恐王氏復生。未有以默其口而厭其心也。答汪尚書

蘇學邪正之辨。終未能無疑於心。蓋某前日所陳。乃

論其學儒不至。而流於詖淫邪遁之域。竊味來教。乃病其學佛未精。而滯於智慮言語之間。此所以多言而愈不合也。夫其始之闢禪學也。豈能明天人之蘊。推性命之原。以破其荒誕浮虛之說。而反之正哉。如大悲閣中和院記之屬。直掠彼之粗。以角其精。據彼之外。以攻其內。是乃率子弟以攻父母。信枝葉而疑本根。亦安得不爲之訕哉。近世攻釋氏者。如韓歐孫石之正。龜山猶以爲一杯水救一車薪之火。况如蘇氏以邪攻邪。是束縊灌膏而

往赴之也。直以身爲燼而後已耳。來教又以爲蘇氏乃習氣之弊。雖不知道而無邪心。非若王氏之穿鑿附會以濟其私邪之學也。某竊謂學以知道爲本。知道則學純而心正。見於行事。發於言語。亦無往而不得其正焉。如王氏者。其始學也。蓋欲凌跨揚韓。掩迹顏孟。初亦豈遽有邪心哉。特以不能知道。故其學不純。而設心造事。遂流入於邪。又自以爲是。而大爲穿鑿附會以文之。此其所以重得罪於聖人之門也。蘇氏之學。雖與王氏若有不同者。然其不知道而自以爲是。則均焉。學不知道。其心固無所取。則以爲正。又自以爲是。而肆言之。其不爲王氏者。特天下未被其禍而已。其穿鑿附會之巧。如來教所稱論成佛說老子之屬。蓋非王氏所及。而其心之不正。至乃謂湯武篡弑。而盛稱荀彧以爲聖人之徒。凡若此類。若逞其私邪。無復忌憚。不在王氏之下。借曰不然。而原情以差其罪。則亦不過稍從末減之科而已。豈可以是爲當然而莫之禁乎。書曰。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此刑法之

本意也。若天理不明。無所準則。而屑屑焉。惟原情之爲務。則無乃徇情廢法。而縱惡以啟姦乎。楊朱學爲義者也。而偏於爲我。墨翟學爲仁者也。而流於兼愛。本其設心。豈有邪哉。皆以善而爲之耳。特於本原之際。微有豪釐之差。是以孟子推言其禍。以爲無父無君。而陷於禽獸。辭而闢之。不少假借。孟子亦豈不原其情。而過爲是刻核之論哉。誠以其賊天理。害人心。於幾微之間。使人陷溺。而不自知。非若刑名狙詐之術。其禍淺切而易見也。是以拔本塞源。不得不如是之力。書曰。予畏上帝。不敢不正。又曰。予弗順天。厥罪惟均。孟子之心。亦若是而已爾。以此論之。今日之事。王氏僅足爲申韓儀衍。而蘇氏學不正而言成理。又非楊墨之比。愚恐孟子復生。則其取舍先後。必將有在。而非如來教之云也。答汪尚書

去春賜教。語及蘇學。以爲世人讀之。止取文章之妙。初不於此求道。則其失自可置之。夫學者之求道。固不於蘇氏之文矣。然旣取其文。則文之所述。有

邪有正。有是有非。是亦皆有道焉。固求道者之所不可不講也。講去其非以存其是。則道固於此乎在矣。而何不可之有。若曰惟其文之取而不復議其理之是非。則是道自道。文自文也。道外有物。固不足以爲道。且文而無理。又安足以爲文乎。蓋道無適而不存者也。故卽文以講道。則文與道兩得。而一以貫之。否則亦將兩失之矣。中無主。外無擇。其不爲浮誇險詖所入而亂其知思也者。幾希。況彼之所以自任者。不但曰文章而已。旣無以考其得失。則其肆然而談道德於天下。夫亦孰能禦之。愚見如此。累蒙教告。終不能移也。答汪尚書

示諭蘇氏於吾道不能爲楊墨。乃唐景之流耳。某竊以爲此最不察。夫理者。夫文與道果同耶。異耶。若道外有物。則爲文者可以肆意妄言。而無害於道。惟夫道外無物。則言而一有不合於道者。則於道爲有害。但其害有緩急淺深耳。屈宋唐景之文。某舊亦嘗好之矣。旣而思之。其言雖侈。然其實不過悲愁放曠一端而已。日誦此言。與之俱化。豈不大

爲心害。於是屏絕。不敢復觀。今因左右之言。又竊  
意其一時作於荆楚之間。亦未必聞於孟子之耳  
也。若使流傳四方。學者家傳而人誦之。如今蘇氏  
之說。則爲孟子者。亦豈得而已哉。况今蘇氏之學。  
上談性命。下述政理。其所言者。非特屈宋唐景而  
已。學者始則以其文而悅之。以苟一朝之利。及其  
既久。則漸涵入骨髓。不復能自解免。其壞人材。敗  
風俗。蓋不少矣。伯恭尚欲左右之。豈其未之思耶。  
其貶而置之唐景之列。殆欲陽擠而陰予之耳。向  
見正獻公家傳。語及蘇氏。直以浮薄輩目之。而舍  
人丈所著童蒙訓。則極論詩文。必以蘇黃爲法。嘗  
竊歎息。以爲若正獻榮陽。可謂能惡人者。而獨恨  
於舍人丈之微旨。有所未喻也。然則老兄今日之  
論。未論其他。至於家學。亦可謂蔽於近而違於遠  
矣。更願思之。以求至當之歸。不可自悞而復悞人  
也。

答呂伯恭

蘇黃門謂之近世名卿。則可。前書以顏子方之。僕不  
得不論也。今此所論。又以爲行事可法。本朝人物

最盛行事可法者甚衆。不但蘇公而已。大抵學者  
貴於知道。蘇公早拾蘇張之緒餘。晚醉佛老之糟  
粕。謂之知道。可乎。古史中論黃帝堯舜禹益子路  
管仲曾子子思孟子老聃之屬。皆不中理。未易槩  
舉。但其辯足以文之。世之學者窮理不深。因爲所  
眩耳。僕數年前亦嘗惑焉。近歲始覺其謬。答程允夫  
來書謂某之言。乃論蘇氏之粗者。不知如何而論。乃  
得蘇氏之精者。此在吾弟。必更有說。然某則以爲  
道一而已。正則表裏皆正。謫則表裏皆謫。豈可以

析精粗爲二致。此正不知道之過也。又謂洗垢去  
癥。則孟子以下皆有可論。此非獨不見蘇氏之失。  
又并孟子而不知也。夫蘇氏之失著矣。知道愈明。  
見之愈切。雖欲爲之覆藏而不可得。何待洗垢而  
索之耶。若孟子則如青天白日。無垢可洗。無癥可  
索。今欲掩蘇氏之疵。而援以爲比。豈不適所以彰  
之耶。黃門比之乃兄。似稍簡靜。然謂簡靜爲有道。  
則與子張之指清忠爲仁。何以異。第深考孔子所  
答之意。則知簡靜之與有道。蓋有閒矣。况蘇公雖

名簡靜而實陰險。元祐末年。規取相位。力引小人。楊畏使傾范忠宣公。而以已代之。既不效矣。則誦其彈文於坐。以動范公。此豈有道君子所為哉。此非某之言。前輩固已筆之於書矣。吾弟乃謂其躬行不後二程。何其考之不詳。而言之之易也。二程之學。始焉未得其要。是以出入於佛老。及其反求而得諸六經也。則豈固以佛老為是哉。如蘇氏之學。則方其年少。氣豪固嘗妄觝禪學。如大悲閣中和院等記可見矣。及其中歲流落不偶。鬱鬱失志。然後匍匐而歸焉。始終迷惑。進退無據。以比程氏。正揚子先病後瘳。先瘳後病之說。吾弟比而同之。是又欲洗垢而索孟子之瘳也。又謂程氏於佛老之言。皆陽抑而陰用之。夫竊人之財。猶謂之盜。况程氏之學。以誠為宗。今乃陰竊異端之說。而公排之以蓋其跡。不亦盜憎主人之意乎。必若是言。則所謂誠者安在。而吾弟之所以敬仰之意。果何謂也。挾天子以令諸侯。乃權臣跋扈。借資以取重於天下。豈真尊王者哉。若儒者論道。而以是為心。則

然後匍匐而歸焉。始終迷惑。進退無據。以比程氏。正揚子先病後瘳。先瘳後病之說。吾弟比而同之。是又欲洗垢而索孟子之瘳也。又謂程氏於佛老之言。皆陽抑而陰用之。夫竊人之財。猶謂之盜。况程氏之學。以誠為宗。今乃陰竊異端之說。而公排之以蓋其跡。不亦盜憎主人之意乎。必若是言。則所謂誠者安在。而吾弟之所以敬仰之意。果何謂也。挾天子以令諸侯。乃權臣跋扈。借資以取重於天下。豈真尊王者哉。若儒者論道。而以是為心。則



亦非真尊六經者。此其心術之間。反覆畔援。去道已不啻百千萬里之遠。方且自爲邪說。誠行之不暇。又何暇攻百氏而望其服於已也。凡此皆蘇氏心術之蔽。故其吐辭立論。出於此者十而八九。吾弟讀之。愛其文辭之工。而不察其義理之悖。日往月來。遂與之化。如入鮑魚之肆。久則不聞其臭矣。而此道之傳。無聲色臭味之可娛。非若侈麗闕衍之辭。縱橫捭闔之辨。有以眩世俗之耳目。而蠱其心。自非真能洗心滌慮。以入其中。真積力久。卓然自見。道體之不一。不容復有豪髮邪妄雜於其間。則豈肯遽然舍其平生之所尊敬向慕者。而信此一夫之口哉。故伊川之爲明道墓表。曰。學者於道。知所向。然後見斯人之爲功。知所至。然後見斯名之稱情。蓋爲此也。然世衰道微。邪僞交熾。士溺於見聞之陋。各自是其所是。若非痛加剖析。使邪正真僞判然有歸。則學者將何所適從。以知所向。况欲望其至之乎。蘇氏文辭偉麗。近世無匹。若欲作文。自不妨模範。但其詞意矜豪譎詭。亦有非知道

君子所欲聞。是以平日每讀之。雖未嘗不喜。然既喜未嘗不厭。往往不能終帙而罷。非故欲絕之也。理勢自然。蓋不可曉。然則彼醉於其說者。欲入吾道之門。豈不猶吾之讀彼書也哉。亦無怪其一胡一越而終不合矣。蘇程固嘗同朝。程子之去。蘇公嗾孔文仲齟而去之也。使其道果同。如吾弟之所論。則雖異世亦且神交。豈至若是之戾耶。文仲爲蘇所嗾。初不自知。晚乃大覺。憤悶嘔血。以至於死。見於呂正獻公之遺書。尚可考也。吾弟未之見耳。

答程允夫。以上文集六條。

問萬世之下。王臨川當作如何評品。曰。陸象山嘗記之矣。何待他人問。莫只是學術錯否。曰。天資亦有拗強處。曰。若學術是底。此樣天資却更有力也。曰。

然。以下論王氏

先生論荆公之學。所以差者。以其見道理不透徹。因云。洞視千古。無有見道理不透徹。而所說所行不差者。但無力量做得來。半上落下底。則其害淺。如庸醫不識病。只胡亂下那沒緊要底藥。便不至於

殺人若荆公輩。他硬見從那一邊去。則如不識病證。而便下大黃附子底藥。便至於殺人。

東坡云。荆公之學。未嘗不善。只是不合要人同己。說得未是。若荆公之學。是使人人同己。俱入於是何不可之有。今却說未嘗不善。而不合要人同。成何說話。若使彌望皆黍稷。都無稂莠。亦何不可。只爲荆公之學。自有未是處耳。

神宗嘗問明道云。王安石是聖人否。明道曰。公孫碩膚。赤舄几几。聖人氣象如此。王安石一身尚不能治。何聖人爲。先生曰。此言最說得荆公著。

荆公初作江東提刑。回來奏事。上萬言書。其間一節云。今之小官俸薄。不足以養廉。必當有以益之。然當今財用匱乏。而復爲此論。人必以爲不可行。然天下之財。未嘗不足。特不知生財之道。無善理財之人。故常患其不足。神宗甚善其言。後來纔作參政。第二日。便專措置理財。徧置回易庫。以籠天下之利。謂周禮泉府之職。正是如此。却不知周公之制。只爲天下之貨有不售。則商旅留滯而不能行。

故以官錢買之。使後來有欲買者。官中却給與之。初未嘗以此求利息也。時舉云。凡國之財用。取具焉。則是國家有大費用。皆給於此。豈得謂之不取利耶。朝廷財用。但可支常費耳。設有變故之來。定無可以應之。曰。國家百年承平。其實規模未立。特幸其無事耳。若有大變。豈能支耶。神宗一日聞回易庫零細賣甚果子之類。因云。此非朝廷之體。荆公乃曰。國家創置有司。正欲領其繁細。若回易庫中。雖一文之物。亦當不憚出納。乃有司之職。非人君所當問。若人君問及此。則乃為繁碎而失體也。其說甚高。故神宗信之。

介甫初與呂吉甫好。時常簡帖往來。其一云。勿令上知。後來不足。呂遂繳奏之。神宗亦胡亂藏掩了。介甫只好人奉已。故與呂合。若東坡們不順已。硬要治他。如何天生得恁地狠。以上語類六條

天下有自然不易之公論。而言之者。或不免於有所避就。故多失之。若諸公熙寧日錄之辯是也。嘗記頃年獲侍坐於故端殿上。饒汪公縱言及於日錄。

某因妄謂日錄固為邪說。然諸賢攻之。亦未得其要領。是以言者瀆而聽者疑。用力多而見功寡也。蓋嘗卽其書而考之。則凡安石之所以惑亂神祖之聰明。而變移其心術。使不得遂其大有為之志。而反為一世禍敗之原者。其隱微深切。皆聚此書。而其詞鋒筆勢。縱橫捭闔。煒燿譎誑。又非安石之口不能言。非安石之手不能書也。以為蔡卞撰造之言。固無是理。况其見諸行事。深切著明者。又已相為表裏。亦不待晚年懟筆有所增加。而後為可罪也。然使當時用其垂絕之智。舉而焚之。則後來載筆之士。於其帷幄之間。深謀密計。雖欲畢力搜訪。極意形容。勢必不能得之如此之悉。而傳聞異詞。虛實相半。亦不能使人無溢惡之疑。且如勿令上知之語。世所共傳。終以手筆不存。故使陸佃得為隱諱。雖以元祐眾賢之力。爭辯之苦。而不能有以正也。此見陸佃供答史院取問狀。何幸其徒自為失計。出此真蹟。以暴其惡於天下。便當撫其肆情反理之實。正其迷國誤朝之罪。而直以安石為誅首。是乃所

謂自然不易之公論。不唯可以訂已往之謬。而又足以開後來之惑。奈何乃以畏避嫌疑之故。反為迂曲回互之言。指為撰造。增加誣偽。謗詆之書。而欲加刊削以滅其迹乎。汪公歎息深。以愚言為然。今觀閒樂陳公遺帖。了齋陳公表藁。追憶前語。自愧學之不進。所知不能有以甚異於往時。又歎汪公之不可復見也。為之掩卷太息。而書其後。抑又嘗怪了翁晚歲之論。多出此帖之餘。然其自訟改過之書。曾無一言。以及此。而獨謂龜山楊氏實發其機。語見責沈其所贈兄孫漸者。即幾叟少卿後改名淵者也。幾叟楊公之壻。嘗以楊公之語告翁曰。更留那老子。做甚底。翁初亦駭其言。幾叟復為反復申言之。翁乃悔悟。故其語曰。余之自訟改過。賴其一言。而漸於是。是則論者亦頗疑之。而時亦以所聞警余之謬云。以今考之。此書之作。實在建中崇寧之間。書云。吾猶居善地。疑居袁州時也。且其言猶以日錄為蔡卞之所托。而其後了翁合浦尊堯之書。亦未直攻安石也。至於大觀初年。而後四明之論始作。進表雖在政和元年。然公居明州。實大觀初年也。則其推言所自。獨歸功於楊氏。而不及閒樂。有不可誣者矣。顧其後書。雖謂天使安石自寫

誣悖之心。然猶有懟筆增加。歸過神考之云。則終未免於所謂有所回互避就而失之者也。又觀開樂此書之指。所以罪狀安石者。至深切矣。然考其事。不過數條。若曰。改祖宗之法。而行三代之政也。廢春秋。而謂人主有北面之禮也。學本出於刑名。度數。而不足於性命道德也。釋經與義。多出先儒。而旁引釋氏也。是數條者。安石信無所逃其罪矣。然其所以受病之源。遺禍之本。則閒樂之言。有所未及。而其所指以爲說者。亦自不能使人無可恨也。今亦無論其他。而姑以安石之素行。與日錄之首章言之。則安石行已立朝之大節。在當世爲如何。而其始見神宗也。直以漢文帝唐太宗之不足法者爲言。復以諸葛亮魏立成之不足爲者自任。此其志識之卓然。又皆秦漢以來諸儒所未聞者。而豈一時諸賢之所及哉。然其爲人。質雖清介。而器本偏狹。志雖高遠。而學實凡近。其所論說。蓋特見聞億度之近似耳。顧乃挾以爲高。足已自聖。不復知以格物致知克己復禮爲事。而勉求其所未

至。以增益其所不能。是以其於天下之事。每以躁率任意而失之於前。又以狠愎徇私而敗之於後。此其所以爲受病之原。而閒樂未之言也。若其所以遺禍之本。則自其得君之初。而已有以中之使之悅其高。駭其奇。而意斯人之不可無矣。及其任之以事。而日聽其言。則又有以信夫斯人之果不可無也。於是爲之力拒羣言。而一聽其所爲。唯恐其一旦去我。而無與成吾事也。及其訐謨既久。漸涵透徹。則遂心融神會。而與之爲一。以至於能掣其柄。而自操之。則其運動弛張。又已在我。而彼之用舍去留。不足爲吾重輕矣。於是安石卒去。而天下之政。始盡出於宸衷。了翁所謂萬幾獨運於元豐。閒樂所謂屏棄金陵。十年不召者。蓋皆指此。然了翁知其獨運。而不知其所運者。乃安石之機。閒樂見安石之身若不用。而不知其心之未嘗不用也。是以凡安石之所爲。卒之得以附於陵廟之尊。託於謨訓之重。而天下之人。愈不敢議。以至於魚爛河決。而後已焉。此則安石所以遺禍之本。而閒



樂亦未之言也。若開樂之論祖宗法度。但當謹守而不可變。尤爲痛切。是固然矣。然祖宗之所以爲法。蓋亦因事制宜。以趨一時之便。而其仰循前代。俯徇流俗者。尚多有之。未必皆其竭心思。法聖智。以遺子孫。而欲其萬世守之者也。是以行之既久而不能無弊。則變而通之。是乃後人之責。故慶曆之初。杜范韓富諸公變之不遂。而論者至今以爲恨。况其後此又數十年。其弊固當益甚於前。而當時議者亦多以爲當變。如呂正獻公父子家傳。及河南程氏眉山蘇氏之書。蓋皆可考。雖開樂此論。若有不同。而不免亦有仁皇之末。適當因革之時之說。則是安石之變法。固不可謂非其時。而其設心。亦未爲失其正也。但以其躁率任意。而不能熟講精思。以爲百全無弊可久之計。是以天下之民。不以爲便。而一時元臣故老賢士大夫。羣起而力爭之者。乃或未能究其利病之實。至其所以爲說。又多出於安石規模之下。由是安石之心。愈益自信。以爲天下之人。真莫已若。而陰幸其言之不足。

爲已病。因遂肆其狠愎。倒行逆施。固不復可望其能勝已私。以求利病之實。而充其平日所以自任之本心矣。此新法之禍。所以卒至於橫流而不可救。開樂雖能深斥其非。而未察其所以爲非者。乃由於此。此其爲說。所以不能使人無所恨者一也。至謂安石遠取三代渺茫不可稽考之事。而力行之。此又不知三代之政。布在方冊。雖時有先後。而道無古今。舉而行之。正不能無望於後之君子。但其名實之辨。本末之序。緩急之宜。則有不可以蒙

釐差者。苟能於此察焉。而無所悖。則其遺法。雖若渺茫不可稽考。然神而明之。在我而已。何不可行之有。彼安石之所謂周禮。乃姑取其附於己意者。而借其名高。以服衆口耳。豈真有意於古者哉。若真有意於古。則格君之本。親賢之務。養民之政。善俗之方。凡古之所謂當先而宜急者。曷爲不少留意。而獨於財利兵刑爲汲汲耶。大本不正。名是實非。先後之宜。又皆倒置。以是稽古。徒益亂耳。豈專渺茫不可稽考之罪哉。開樂不察乎此。而斷然自

畫直以三代之法爲不可行。又獨指其渺茫不可稽考者而譏之。此又使人不能無恨者二也。若安石之廢春秋。語北面。則亦其志識過高。而不能窮理勝私之弊。是以厭三傳。凡例條目之煩。惡諸儒臆度附致之巧。有太過者。而不思其大倫大法。固有炳如日星。而不可誣者也。因前聖尊師重道之意。以推武王太公之事。有太過者。而所以考其禮之文者。有未詳也。是其闕於審重。而輕爲論說。直廢大典。固爲可罪。然謂其因此而亂君臣之名分。

又并與孟子迭爲賓主之說。而非之。則亦峻文深詆。而矯枉過直矣。此又其使人不能無恨者三也。若夫道德性命之與刑名度數。則其精粗本末。雖若有閒。然其相爲表裏。如影隨形。則又不可得而分別也。今謂安石之學。獨有得於刑名度數。而道德性命。則爲有所不足。是不知其於此既有不足。則於彼也。亦將何自而得其正耶。夫以佛老之言爲妙道。而謂禮法事變爲粗迹。此正王氏之深蔽。今欲譏之。而不免反墮其說之中。則已誤矣。又况

其於粗迹之謬。可指而言者。蓋亦不可勝數。政恐未可輕以有得許之也。今姑舉其一二而言之。若其實有得於刑名度數也。則其所以修於身者。豈至於與僧卧地。而顧客褌衣。如錢景謨之所叙乎。所以著於篇者。豈至於分文析字。以為學。而又不

能辨乎六書之法。如字說之書乎。了翁以為安石之進字說。蓋欲布之海內。神考雖好其書。玩味不忘。而不以布於海內者。以教化之本不在是也。此亦非是。夫周禮六藝之教。所謂書者。不過使人以六書之法。分別天下之書文。而知此字之聲形為如何。欲其遠近齊同而不亂耳。非有真空無相無作之說也。安石既廢其五法。而專以會意為言。有所不通。則遂旁取後來書傳一時偶然之語。以為証。至其甚也。則又遠引老佛之言。前世中國所未嘗有者。而說合之。其穿鑿舛繆。顯然之迹如此。豈但不知性命道德之本。而亦豈可謂其有得於刑名度數之末哉。不惟以此自悞。又以其說上惑人主。使其玩味於此而不忘。其罪為大。了翁之言。蓋亦踈矣。所以施於家者。豈至於使其妻窮奢極侈。斥逐娣姒。而詬叱官吏。如林希魏泰之所書。豈至於使其子囚首跣足。箕踞於前。而干預國政。如邵伯溫之所記乎。所以施於政者。豈至於乖事理。拂民情。而於當世禮樂文章教化之本。或有失其道理者。乃不能一有所正。至其小者。如鶴鶉公事。按問條法。亦

皆繆戾煩碎。而不卽於人心乎。以此等而推之。則如閒樂之所云。亦恐其未免於過予。而其所以不能使人無可恨者四也。若其釋經之病。則亦以自處太高。而不能明理勝私之故。故於聖賢之言。既不能虛心靜慮。以求其立言之本意。於諸儒之同異。又不能反覆詳密。以辨其爲說之是非。但以已意穿鑿附麗。極其力之所通。而肆爲支蔓浮虛之說。至於天命人心。日用事物之所以然。既已不能反求諸身。以驗其實。則一切舉而歸之於佛老。及論先王之政。則又騁私意。飾姦言。以爲違衆自用。剝民興利。斥逐忠賢。杜塞公論之地。唯其意有所忽。而不以爲事者。則或苟因舊說。而不暇擇其是非也。閒樂於此。乃不責其違本旨。棄舊說。惑異教。文姦言之罪。而徒譏其奧義多出鄭孔。意若反病其不能盡黜先儒之說。以自爲一家之言者。則又不能使人無恨者五也。夫安石以其學術之誤。敗國殄民。至於如此。而起自熙豐。訖於宣靖。六十年閒。誦說推明。按爲國是。鄙儒俗生。隨風而靡者。既

無足道。有識之士。則孰有不寒心者。顧以姦賊蔽蒙。禁網嚴密。是以飲氣吞聲。莫敢指議。獨兩陳公。乃能出死力以排之。其於平居書疏。還往講論。切磨。唯恐其言之不盡。斯亦可謂賢矣。然其所以爲說者。不過如此。豈其所以爲學者。亦自未得聖賢之門戶。所以觀理制事者。猶未免於有蔽而然耶。故嘗歷考一時諸賢之論。以求至當。則唯龜山楊氏。指其離內外。判心迹。使道常無用於天下。而經世之務。皆私智之鑿者。最爲近之。其論紹述。而以爲當師其意。不當泥其迹者。亦能曲盡其理之當。而無回互之失。見龜山語錄。因鄒道鄉之論而發者。雖元城劉公所謂只宗神考者。有所不逮。劉公語。見韓瓘談錄。不但兩陳公而已也。然及其請罷廟學配食之章。則又不能如其平日之言。以正其罪。顧乃屑屑焉。偏指鳧鷖一義。以爲實奢汰之原。此爲獲殺人于貨之盜。而議其竊鈎之罪。對放飯流歎之客。而議其齒決之非。視兩陳公之言。乃反有不能及者。是以至今又幾百年。而其是非之原。終未明白。往者雖不足論。而

來者之監。亦學者之所不可不知也。故竊并著其說。以俟同志講而擇焉。讀兩陳諫議遺墨。文集

呂伯恭呂子約並門人附 陳君舉 陳同父

因說南軒東萊。或云二先生若是班乎。壽昌曰不然。

先生適聞之。遂問如何。曰南軒非壽昌所敢知。東

萊亦不相識。但以文字觀之。東萊博學多識。則有

之矣。守約恐未也。先生然之。以下論呂伯恭

或問東萊象山之學。曰伯恭失之多。子靜失之寡。

某嘗謂人之讀書。寧失之拙。不可失之巧。寧失之低。

不可失之高。伯恭之弊。盡在於巧。

伯恭要無不包羅。只是撲過。都不精。詩小序。是他看

不破。薛常州周禮制度。都不能言。邵數。亦教季通

說過一遍。又然了。

伯恭教人看文字也粗。有以論語是非問者。伯恭曰。

公不會看文字。管他是與非。做甚。但有益於我者。

切於我者。看之足矣。且天下須有一箇是與不是。

是處便是理。不是處便是拂理。如何不理會得。

東萊聰明。看文理。却不子細。向嘗與較程易。到噬嗑



卦和而且治。一本治作洽。據洽字於理爲是。他硬執要做洽字。和已有洽意。更下洽字不得。緣他先讀史多。淳錄作讀史來多而雜。所以看粗著眼。讀書須是以經爲本。而後讀史。

或問繫辭精義曰。這文字。雖然是哀集得做一處。其實於本文經旨。多有難通者。如伊川說話。與橫渠說話。都有一時意見如此。故如此說。若用本經文一二句看得亦自通。只要成片看。便上不接得前。下不帶得後。

人言何休爲公穀忠臣。某嘗戲伯恭爲毛鄭之佞臣。伯恭大事記。辨司馬遷班固異同處。最好。渠一日記一年。渠大抵謙退不敢任作書之意。故通鑑左傳已載者。皆不載。其載者。皆左傳通鑑所無者耳。有太纖巧處。如指出公孫弘張湯姦狡處。皆說得羞愧人。伯恭少時被人說他不曉事。故其論事。多指出人之情僞。云我亦知得此。有此意思。不好。先生方讀文鑑而學者至。坐定。語學者曰。伯恭文鑑去取之文。若某平時看不熟者。也不敢斷他有數。



般皆某熟讀底。今揀得也無巴鼻。如詩好底都不在上面。却載那衰颯底。把作好句法。又無好句法。把作好意思。又無好意思。把作勸戒。又無勸戒。林擇之云。他平生不會作詩。曰。此等有甚難見處。或問東萊謂變化氣質。方可言學。曰。此意甚善。但如鄙意。則以為學乃能變化氣質耳。若不讀書窮理。主敬存心。而徒切切計較於昨非今是之間。恐亦勞而無補也。

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怨矣。呂丈舊時。性極褊急。

因病中讀論語。於此有省。後遂如此好。以上語類十二條

來教謂吾道無對。不當與世俗較勝負。此說美則美矣。而非鄙意之所安也。夫道固無對者也。然其中却著不得許多異端邪說。直須一一剔撥出後。方曉然見得箇精明純粹底無對之道。若和泥合水。便只著箇無對包了。竊恐此無對中。却多藏得病痛也。孟子言楊墨之道不熄。孔子之道不著。而大易於君子小人之際。其較量勝負。尤為詳密。豈其未知無對之道耶。蓋無對之中。有陰則有陽。有善



則有惡。陽消則陰長。君子進則小人退。循環無窮。而初不害其為無對也。况某前說已自云。非欲較兩家已往之勝負。乃欲審學者今日趨向之邪正。此意尤分明也。答呂伯恭

伯恭天資溫厚。故其論平恕委曲之意多。而某之質失之暴悍。故凡所論皆有奮發直前之氣。竊以天理揆之。二者恐皆非中道。但某之發足以自撓而傷物。尤為可惡。而伯恭似亦不可專以所偏為至當也。答呂伯恭

伯恭想時時相見。欲作書不暇。告為致意向得渠兩書。似日前只向博雜處用功。却於要約處不曾子細研究。病痛頗多。不知近日復如何。大抵博雜極害事。如閻範之作。指意極佳。然讀書只如此。亦有何意味耶。先達所以深懲玩物喪志之弊者。正為是耳。范醇夫一生作此等工夫。想見將聖賢之言。都只忙中草草看過。抄節一番。便是事了。元不曾子細翫味。所以從二先生許久。見處全不精明。是豈不可戒也耶。渠又為留意科舉文字之久。出入

蘇氏父子波瀾新巧之外更求新巧壞了心路遂一向不以蘇學為非左遮右攔陽擠陰助此尤使人不滿意向雖以書極論之亦未知果以為然否

與張敬夫

伯恭講論甚好但每事要鵲圖說作一塊又生怕人說異端俗學之非護蘇氏尤力以為爭校是非不如斂藏持養頃見子澄有此論已作書力辨之不知竟以為如何也

答范伯崇

近年道學外面被俗人攻擊裏面被吾黨做壞婺州

自伯恭死後百怪都出至於子約別說一般差異底話全然不是孔孟規模却做管商見識令人駭歎然亦是伯恭自有些拖泥帶水致得如此又令人追恨也

與劉子澄

伯恭無恙時愛說史學身後為後生輩糊塗說出一般惡口小家議論賤王尊霸謀利計功更不可聽子約立脚不佳亦曰吾兄蓋嘗言之云爾中間不免極力排之今幸少定然其強不可令者猶未肯

豎降幡也

與劉子澄。以上文集六條

可憐子約一生辛苦讀書。只是竟與之說不合。今日方接得他三月閒所寄書。猶是論寂然不動。依舊主他舊說。時子約已死。他硬說寂然不動。是耳無聞。目無見。心無思慮。至此方是工夫極至處。伊川云。要有此理。除是死也。幾多分曉。某嘗答之云。洪範五事。貌曰僵。言曰啞。視曰盲。聽曰聾。思曰塞。方得。還有此理否。渠至死不曉。不知人如何如此不通用之云。釋氏之坐禪入定。便是無聞無見。無思無慮。曰然。他是務使神輕去其體。其理又不同。神仙則使形神相守。釋氏則使形神相離。佛家有白骨觀。初想其形。從一點精氣始。漸漸胞胎孕育。生產稚乳。長大壯實。衰老病死。以至屍骸胖脹枯僵。久之化為白骨。既想為白骨。則視其身常如白骨。所以厭棄脫離。而無留戀之念也。此又釋氏工夫之最下者。以下子約

答子約書云。目下放過了。合做底親切工夫。虛度了難得少壯底時日。以上語類二條大抵讀書。寬平正大者。多失之不精。而精密詳審者。

又有局促姦巧之病。雖云人之情偽。有不得不察者。然此意偏勝。便覺自家心術。亦染得不好了。近年此風頗盛。雖純誠厚德之君子。亦往往墮於其中。而不自知。所以區區常竊憂之。而不願子約之爲之也。子約何不試取論語孟子中庸大學等書。讀之。觀其光明正大簡易明白之氣象。又豈有如此之狡獪切害處耶。世路險窄。已無可言。吾人之學聖賢者。又將流而入於功利變詐之習。其勢不過一傳再傳。天下必有受其禍者。而吾道益以不

振。此非細事也。子約思之如何。

答呂子約

前書所論正容謹節之功。比想加力。此本是小學事。然前此不曾做得工夫。今若更不補填。終成欠闕。却爲大學之病也。但後書又不免有輕內重外之意。氣象殊不能平。愚意竊所未安。大抵此學以尊德性求放心爲本。而講於聖賢親切之訓。以開明之。此爲要切之務。若通古今考世變。則亦隨力所至。推廣增益以爲補助耳。不當以彼爲重。而反輕凝定收斂之實。少聖賢親切之訓也。若如此說。則

是學問之道不在於已而在於書不在於經而在於史。爲子思孟子則孤陋狹劣而不足觀。必爲司馬遷班固范曄陳壽之徒。然後可以造於高明正大簡易明白之域也。八字乃來書本語。夫學者既學聖人則當以聖人之教爲主。今六經語孟中庸大學之書具在。彼以了悟爲高者。既病其障礙而以爲不可讀。此以記覽爲重者。又病其狹小而以爲不足觀。如是則是聖人所以立言垂訓者。徒足以悞人而不足以開人。孔子不賢於堯舜而達磨遷固賢

於仲尼矣。無乃悖之甚耶。答呂子約

所論前論未契。今且當以涵養本原。勉強實履爲事。此又錯了也。此是見識大不分明。須痛下工夫。鑽研勘覈。教透徹了。方是了當。自此以後。方有下手涵養踐履處。如橫渠先生所見。只是小小未瑩。伊川先生猶令其且涵泳義理。不只說完養思慮了便休也。如今乃是大段差舛。却不汲汲向此究竟。而去別處閒坐。道我涵養本原。勉強實履。又聞手寫六經。亦是無事費日。都不是長進底道理。要須

勇猛捐棄舊習。以求新功。不可一向如此悠悠。閒  
過歲月也。本欲俟德華人回附書。今日偶有南豐  
便至道夫處。且先附此奉報。此事不比尋常。不可  
頃刻失其路脈也。大抵學問只有兩途。致知力行  
而已。在人須是先依次第。十分著力。節次見效了。  
向後又看甚處欠闕。即便於此更加工夫。乃是正  
理。今却不肯如此。見人說著自家見處。未是。却不  
肯服。便云。且待我涵養本原。勉強實履。此如小兒  
迷藏之戲。你東邊來。我即西邊去閃。你西邊來。我

又東邊去避。如此出沒。何時是了耶。區區本已不  
能說得。今更說此一番。若更不相領略。便且付之  
忘言矣。如人上山。各自努力。到此時節。豈更有心

情管得他人耶。

答呂子約。以上文集三條。

伯恭門徒。氣宇厭厭。四分五裂。各自為說。久之必至  
銷歇。子靜則不然。精神緊峭。其說分明。能變化人。  
使人日異而晡不同。其流害未艾也。以下門人

南軒伯恭之學。皆疎略。南軒疎略。從高處去。伯恭疎  
略。從卑處去。伯恭說道理與作為。自是兩件事。如

云。仁義道德。與度數刑政。介然爲兩途。不可相通。他在時不曾見與某說。他死後。諸門人弟子。此等議論。方漸漸說出來。乃云。皆原於伯恭也。

浙閒學者。推尊史記。以爲先黃老。後六經。此自是太史談之學。若遷則皆宗孔氏。如於夏紀。贊用行夏時事。於商紀。贊用乘商輅事。高祖紀。贊則曰。朝以十月。車服黃屋左纛。蓋譏其不用夏時商輅也。遷之意。脈恐誠如是。考得甚好。然但以此遂謂遷能學孔子。則亦徒能得其皮殼而已。假使漢高祖能行夏時乘商輅。亦只是漢高祖。終不可謂之禹湯。此等議論。恰與欲削鄉黨者相反。

近日浙中一項議論。盡是白空撰出。覺全捉摸不著。恰如自家不曾有基址。却要起甚樓臺。就上面添一層。又添一層。只是道新奇好看。其實全不濟事。又云。空撰出許多說話。如捏眼生花。

鄭子上問。昨日所說浙中士君子。多要回互以避矯激之名。莫學顏子之渾厚否。曰。渾厚自是渾厚。今浙中人。只學一般回互底心意。不是渾厚。渾厚是



可做便做。不計利害之謂。今浙中人。却是計利害太甚。做成回互耳。其弊至於可以得利者無不爲。如陳仲弓送宦者葬。所謂有仲弓之志則可。無仲弓之志則不可。因說東漢事勢。士君子欲全身遠害。則有不仕而已。若出仕遇宦官縱橫。如何畏禍。不與他理會得。若未免仕。只得辭尊居卑。辭富居貧。若既要爲大官。又要避禍。無此理。

叔度與伯恭爲同年進士。年又長。自視其學非伯恭比。卽俯首執子弟禮而師事之。略無難色。亦今世之所無耳。

自叔度以正率其家。而子弟無一人敢爲非義者。以上

語類  
七條

陳君舉得書云。更望以雅頌之音。消鑠羣慝。章句訓詁。付之諸生。問他如何是雅頌之音。今只有雅頌之辭在。更沒理會。又去那裏討雅頌之音。便都只是瞞人。又謂某前番不合與林黃中陸子靜諸人辯。以爲相與詰難。竟無深益。蓋刻畫太精。頗傷易簡。矜持已甚。反涉吝驕。不知更如何方是深益。若

孟子之闢楊墨也。只得恁地闢他。

以下論陳君舉

問陳先生要人就事上理會教實之意。蓋怕下梢用處不足。如司馬公居洛六任。只理會得箇通鑑。到元祐出來做事。却有未盡處。所以激後來之禍。如今須先要較量教盡。曰。便是如今都要恁地說話。如溫公所做。今只論是與不是。合當做與不合當做。如何說他激得後禍。這是全把利害去說。溫公固是有從初講究未盡處。也是些小事。今只將紙上語去看。便道溫公做得過當。子細看那時節。若非溫公。如何做。溫公是甚氣勢。天下人心甚麼樣感動。溫公直有旋乾轉坤之功。溫公此心。可以質天地。通幽明。豈容易及。後來呂微仲。范堯夫。用調停之說。兼用小人。更無分別。所以成後日之禍。今人却不歸咎於調停。反歸咎於元祐之政。若真是見得君子。小人不可雜處。如何要委曲遮護得。看溫公那時。已自失於委曲了。如王安石罪。既已明白。却於其死。又加太傅。及贈禮皆備。想當時也道要委曲周旋他。如今看來。這般却煞不好。要好。便

合當顯白其罪。使人知得是非邪正。所謂明其爲賊。敵乃可服。須是明顯其不是之狀。若更加旌賞。却惹得後來許多羣小不服。

或曰。永嘉諸公多喜文中子。曰。然只是小。他自知定學做孔子不得了。才見箇小家活子。便悅而趨之。譬如泰山之高。他不敢登。見箇小土堆子。便上去。

只是小。

以上語類三條

嘗謂人之爲學。若從平實地上循序加功。則其目前雖未見日計之益。而積累工夫。漸見端緒。自然不假用意裝點。不待用力支撐。而聖賢之心。義理之實。必皆有以見其確然而不可易者。至於講論之際。心卽是口。口卽是心。豈容別生計較。依違遷就。以爲諧俗自便之計耶。今人爲學。旣已過高而傷巧。是以其說常至於依違遷就而無所分別。蓋其胸中未能無纖芥之疑。有以致然。非獨以避咎之故。而後詭於詞也。若某之愚。自信已篤。向來之辯。雖至於遭讒取辱。然至於今日。此心耿耿。猶恨其言之未盡。不足以暢彼此之懷。合異同之趣。而不

敢以為悔也。答陳君舉

君舉書殊不可曉。似都不曾見得實理。只是要得雜博。又不肯分明如此說破。却欲包羅和會眾說。不令相傷。其實都不曉得眾說之是非得失。自有合不得處也。葉正則亦是如此。可歎可歎。答劉公度以上文

集二條

說同父。因謂呂伯恭烏得為無罪。恁地橫論。却不與他剖說打教破。却和他都自被包裹在裏。今來伯恭門人。却亦有為同父之說者。二家打成一片。可

怪。君舉只道某不合與說。只是他見不破。天下事。不是是便是非。直截兩邊去。如何恁地含糊鶻突。某鄉來與說許多。豈是要眼前好看。青天白日在。這裏。而今人雖不見信。後世也須有人看得此說。也須回轉得幾人。以下論陳同父

同父才高氣粗。故文字不明瑩。要之自是心地不清和也。  
陳同父祭東萊文云。在天下無一事之可少。而人心有萬變之難明。先生曰。若如此。則鷄鳴狗盜皆不

可無。因舉易曰。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天下何思何慮。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又云。同父在利欲膠漆盆中。

鄭厚藝圃折衷。當時以爲邪說。然尙自占取地步。但不知權。其說之行。猶使人知君臣之義。如陳同父議論却乖。乃不知正。曹丕旣篡。乃曰。舜禹之事。吾知之矣。此乃以已而窺聖人。謂舜禹亦只是篡。而文之以揖遜爾。同父亦是於漢唐事迹上。尋討箇仁義出來。便以爲此卽王者事。何異於此。

或問同父口說皇王帝霸之略。而一身不能自保。先生曰。這只是見不破。只說箇是與不是。便了。若做不是。恁地依阿苟免。以保其身。此何足道。若做得是。便是委命殺身。也是合當做底事。

陳同父學已行到江西。浙人信向已多。家家談王霸。不說蕭何張良。只說王猛。不說孔孟。只說文中子。可畏可畏。以上語類六條

比忽聞有意外之禍。甚爲驚歎。方念未有相爲致力處。又聞已遂辯白而歸。深以爲喜。人生萬事。真無

所不有也。歸來想諸况仍舊。然凡百亦宜痛自收斂。此事合說多時。不當至今日。遲頓不及事。固爲可罪。然觀老兄平時自處於法度之外。不樂聞儒生禮法之論。雖朋友之賢如伯恭者。亦以法度之外相處。不敢進其逆耳之論。每有規諷。必宛轉回互。巧爲之說。然後敢發。平日狂妄深竊疑之。以爲愛老兄者。似不當如此。方欲俟後會從容面罄其說。不意罷逐之遽。不及盡此懷也。今茲之故。雖不知所由。或未必有以名之。然平日之所積。似亦不

爲無以集衆。尤而信譏口者矣。老兄高明剛決。非吝於改過者。願以愚言思之。緇去義利。雙行王霸。並用之說。而從事於懲忿窒慾。遷善改過之事。粹然以醇儒之道自律。則豈獨免於人道之禍。而其所以培壅本根。澄源正本。爲異時發揮事業之地者。益光大而高明矣。荷相與之厚。忘其狂率。敢盡布其腹心。雖不足贖稽緩之罪。然或有補於將來耳。不審高明以爲如何。

與陳同父

向來讀書。頗務精熟。中間亦幸了得數書。自謂略能

外子文集卷五十九  
聖  
窺見古人用心處。未覺千歲之爲遠。然亦無可告  
語者。時一思之以自笑耳。其閒一二有業未就。今  
病已矣。不能復成書矣。不知後世之子雲堯夫。復  
有能成吾志者否。然亦已置之。不能復措意閒也。  
只今日用工夫。養病之餘。却且收拾身心。從事於  
古人所謂小學者。以補前日粗疎脫略之咎。蓋亦  
心庶幾焉。而力或有所未能也。同父聞之。當復見  
笑。然韓子所謂斂退就新懦。趨營悼前猛者。區區  
故人之意。尚不能不以此有望於高明也。此外世

俗是非毀譽。何足挂齒牙閒。細讀來書。似於此未  
能無小芥蒂也。嘗論孟子說大人則藐之。孟子固  
未嘗不畏大人。但藐其巍巍然者耳。辨得此心。即  
更掀却臥房。亦且露地睡。似此方是真正大英雄  
人。然此一種英雄。却是從戰戰兢兢。臨深履薄處  
做將出來。若是血氣粗豪。却一點使不著也。答陳同父  
○以上文  
集二條

淵鑒齋

御纂朱子全書卷六十

諸子三

陸氏 釋氏附

陸子壽自撫來信。訪先生於鉛山觀音寺。子壽每談事。必以論語為證。如曰。聖人教人居處恭。執事敬。又曰。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此等皆教人就實處行。何嘗高也。先生曰。某舊閒持論亦好高。近來



漸漸移近下。漸漸覺實也。如孟子。却是將他已到底教人。如言存心養性。知性知天。有其說矣。是他自知得。餘人未到。他田地如何。知得他滋味。卒欲行之。亦未有入頭處。若論語。却是聖人教人存心養性。知性知天。實涵養處。便見得。便行得也。

陸子壽看先生解中庸。莫顯乎微。云幾微細事也。因歎美其說之善。曰。前後說者。連莫見乎隱。一滾說了。更不見切體處。今如此分別。却是使人有點檢處。九齡自覺力弱。尋常非禮念慮。固能常常警策。不使萌於心。然志力終不免有怠時。此殆所謂幾微處。須點檢也。先生曰。固然。

因說陸子靜。謂江南未有人如他八字著脚。有自象山來者。先生問。子靜多說甚話。曰。恰如時文相似。只連片滾將去。曰。所說者何。曰。他只說天地之性。人爲貴。人爲萬物之靈。人所以貴與靈者。只是這心。其說雖詳。多只恁滾去。先生曰。信如斯言。雖聖賢復生。與人說也。只得恁地。自是諸公以時文之心觀之。故見得他箇是時文也。使若時文中

說得恁地。便是聖賢之言也。公也須自反。豈可放過。

陸子靜說。只是一心。一邊屬人心。一邊屬道心。那時尚說得好在。

陸子靜之學。只管說一箇心。本來是好底物事。上面著不得一箇字。只是人被私欲遮了。若識得一箇心了。萬法流出。更都無許多事。他却是實見得箇道理恁地。所以不怕天不怕地。一向胡叫胡喊。陸子靜說克己復禮。云不是克去己私利欲之類。別

自有箇克處。又却不肯說破。某嘗代之下語云。不過是要言語道斷。心行路絕耳。因言此是陷溺人之深坑。學者切不可不戒。

向見陸子靜與王順伯論儒釋。某嘗竊笑之。儒釋之分。只爭虛實而已。如老氏亦謂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所謂物精。亦是虛。吾道雖有寂然不動。然其中粲然者存。事事有。

問正淳。陸氏之說如何。曰。癸卯相見。某於其言不無疑信相半。曰。信是信甚處。疑是疑甚處。曰。信其論

學。疑其訶詆古人。曰。須是當面與他隨其說上討箇分曉。若一時不曾分疏得。乃欲續後於書問閒議論。只是說得皮外。他亦只是皮外答來。越不分曉。若是他論學處是。則其他說話皆是。便攻訶古人。今人亦無有不是處。若是他訶詆得古人不是。便是他說得學亦不是。

子靜常言顏子悟道。後於仲弓。又曰。易繫決非夫子作。又曰。孟子無奈告子何。陳正已錄以示人。先生申言曰。正已也乖。

先生問賀孫再看論語前面。見得意思如何。曰。初看有未通處。今看得通。如孝弟爲仁之本一章。初看未甚透。今却看得分曉。先生曰。如此等說話。陸象山都不看。凡是諸弟子之言。便以爲不是。而不足看。其無細心看聖賢文字如此。凡說未得處。便將箇硬說闢倒了。不消看。後生纔入其門。便學得許多不好處。更無禮律。

陸氏會說。其精神亦能感發人。一時被他聳動底。亦便清明。只是虛更無底簞。思而不學則殆。正謂無

底簞便危殆也。山上有木漸。君子以居賢德善俗。有階梯而進。不患不到。今其徒往往進時甚銳。然其退亦速。纔到退時。便如墜千仞之淵。從陸子靜學。如楊敬仲輩。持守得亦好。若肯去窮理。須窮得分明。然他不肯讀書。只任一己私見。有似箇稊稗。今若不做培養工夫。便是五穀不熟。又不。如稊稗也。次日又言陸子靜。楊敬仲有爲己工夫。若肯窮理。當甚有可觀。惜其不改也。

論子由古史言帝王以無爲宗。因言佛氏學。只是任他意所爲。於事無有是處。德明云。楊敬仲之學。是如此。先生曰。佛者言但願空。諸所有。謹勿實。諸所無。事必欲忘却。故曰但願空。諸所有。心必欲其空。故曰謹勿實。諸所無。楊敬仲學於陸氏。更不讀書。是要不實。諸所無。已讀之書。皆欲忘却。是要空。諸所有。

至之舉。似楊敬仲詩云。有時父名急趨前。不覺不知造淵奧。此意如何。曰。如此却二了。有箇父名急趨底心。又有箇造淵奧底心。纔二便生出無限病痛。

蓋這箇物事。知得是恁地。便行將去。豈可更帖著一箇意思在那上。某舊見張子韶有箇文字。論仁義之實云。當其事親之時。有以見其溫然如春之意。便是仁。當其從兄之際。有以見其肅然如秋之意。便是義。某嘗對其說。古人固有習而不察。如今却是略略地習。却加意去察。古人固有由之而不知。如今却是略略地由。却加意去知。因笑云。李先生見某說。忽然曰。公適閒說得好。可更說一遍看。  
以上語類十五條

子壽兄弟。氣象甚好。其病却是盡廢講學而專務踐履。却於踐履之中。要人提撕省察。悟得本心。此爲病之大者。要其操持謹質。表裏不二。實有以過人者。惜乎其自信太過。規模窄狹。不復取人之善。將流於異學而不自知耳。  
答張敬夫

來書所謂利慾深痼者。已無可言。區區所憂。却在一種輕爲高論。妄生內外精粗之別。以良心日用。分爲兩截。謂聖賢之言。不必盡信。而容貌詞氣之間。不必深察者。此其爲說。乖戾狠悖。將有大爲吾道。

之害者。不待他時末流之弊矣。不審明者亦嘗以是為憂乎。此事不比尋常小小文義異同。恨相去遠。無由面論。徒增耿耿耳。答陸子靜

伯起說去年見陸子靜說游夏之徒。自是一家學問。不能盡棄其說以從夫子之教。唯有琴張曾皙牧皮。乃是真有得於夫子者。其言怪僻。乃至於此。更如何與商量討是處也。可歎可歎。答黃直卿

子靜近得書。其徒曹立之者來訪。氣質儘佳。亦似知其師說之誤。持得子靜近答渠書。與劉淳叟書。却

說人須是讀書講論。然則自覺其前說之誤矣。但不肯翻然說破。今是昨非之意。依舊遮前掩後。巧為詞說。只此氣象。却似不佳耳。答呂伯恭

子靜舊日規模終在。其論為學之病。多說如此。即只是意見。如此即只是議論。如此即只是定本。某因與說。既是思索。即不容無意見。既是講學。即不容無議論。統論為學規模。亦豈容無定本。但隨人材質病痛而救藥之。即不可有定本耳。渠却云。正為多是邪意見。閒議論。故為學者之病。某云。如此即

是自家呵叱亦過分了。須著邪字閒字。方始分明。不教人作禪會耳。又教人恐須先立定本。却就上面整頓。方始說得無定本底道理。今如此一槩揮斥。其不為禪學者幾希矣。答呂伯恭

子靜一味是禪。却無許多功利術數。目下收斂得學者身心。不為無力。然其下梢無所据依。恐亦未免

害事也。

答劉子澄

陸學固有似禪處。然鄙意近覺婺州朋友。專事聞見。而於自己身心全無工夫。所以每勸學者兼取其

善。要得身心稍稍端靜。方於義理知所決擇。非欲其兀然無作。以冀於一旦豁然大悟也。吾道之衰。正坐學者各守己偏。不能兼取眾善。所以終有不明不行之弊。非是細事。答陳膚仲

所論時學之弊。甚善。但所謂冷淡生活者。亦恐反遲而禍大耳。孟子所以舍申商而距楊墨者。正為此也。向來正以吾黨孤弱。不欲於中自為矛盾。故一切容忍。不能極論。近乃深覺其弊。全然不曾略見天理彷彿。一味只將私意東作西捺。做出許多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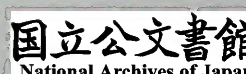
淫邪遁之說。又且空腹高心。妄自尊大。俯視聖賢。蔑棄禮法。只此一節。尤為學者心術之害。故不免直截與之說破。渠輩家計已成。決不肯舍。然此說既明。庶幾後來者免墮邪見坑中。亦是一事耳。趙答

幾道○以上文集八條

孟子不關老莊而關楊墨。楊墨即老莊也。今釋子亦有兩般禪學。楊朱也。苦行布施。墨翟也。道士則自是假。今無說可關。然今禪家亦自有非其佛祖之意者。試看古經。如四十二章等經。可見楊文公集

傳燈錄說西大二十八祖。知他是否如何。舊時佛祖是西域夷狄人。却會做中國橈押韻詩。今看圓覺云。四大分散。今者妄身當在何處。即是竊列子骨骸反其根。精神入其門。我尚何存語。宋景文說楞嚴前面呪是他經。後面說道理處是附會。圓覺前數疊稍可看。後面一段淡如一段去。末後二十五定輪與夫誓語可笑。以下論釋氏

楞嚴經本只是呪語。後來房融添入許多道理說話。呪語想亦淺近。但其徒恐譯出則人易之。故不譯。





所以有呪者。蓋浮屠居深山中。有鬼神蛇獸爲害。故作呪以禁之。緣他心靈。故能知其性情。制馭得他。呪全是想法。西域人誦呪如叱喝。又爲雄毅之狀。故能禁伏鬼神。亦如巫者作法相似。

宋景文唐書贊說佛多是華人之譎誕者。攘莊周列禦寇之說佐其高。此說甚好。如歐陽公只說箇禮法。程子又只說自家義理。皆不見他正賊。却是宋景文捉得他正賊。佛家先偷列子。列子說耳目口鼻心體處有六件。佛家便有六根。又三之爲十八。

戒初開只有四十二章經。無恁地多。到東晉便有談議。如今之講師。做一篇議總說之。到後來談議厭了。達磨便入來。只靜坐於中有稍受用處。人都向此。今則文字極多。大槩都是後來中國人以莊列說自文。夾插其閒。都沒理會了。

釋氏書其初只有四十二章經。所言甚鄙俚。後來日添月益。皆是中華文士相助撰集。如晉宋閒自立講師。孰爲釋迦。孰爲阿難。孰爲迦葉。各相問難。筆之於書。轉相欺誑。大抵多是剽竊老子列子意思。

變換推行以文其說。大般若經。卷帙甚多。自覺支離。故節縮爲心經一卷。楞嚴經。只是強立一兩箇意義。只管疊將去。數節之後。全無意味。若圓覺經。本初亦能幾何。只鄙俚甚處。便是其餘增益附會者爾。佛學其初。只說空。後來說動靜。支蔓旣甚。達磨遂脫然不立文字。只是默然端坐。便心靜見理。此說一行。前面許多皆不足道。老氏亦難爲抗衡了。今日釋氏。其盛極矣。但程先生所謂攻之者。執理反出其下。吾儒執理旣自卑污。宜乎攻之而不勝也。

因說程子耳無聞目無見之答曰。決無此理。遂舉釋教中有塵旣不緣。根無所著。反流全一。六用不行之說。蘇子由以爲此理至深至妙。蓋他意謂六根旣不與六塵相緣。則收拾六根之用。反復歸於本體。而使之不行。顧烏有此理。廣因舉程子之說。譬如靜坐時。忽有人喚自家。只得應他。不成不應。曰。彼說出楞嚴經。此經是唐房融訓釋。故說得如此巧。佛書中唯此經最巧。然佛當初也不如是說。如

四十二章經。最先傳來中國底文字。然其說却自平實。道書中有真誥。末後有道授篇。却是竊四十二章經之意爲之。非特此也。至如地獄託生妄誕之說。皆是竊他佛教中至鄙至陋者爲之。某嘗謂其徒曰。自家有箇大寶珠。被他竊去了。却不照管。亦都不知。却去他牆根壁角。竊得箇破瓶破罐。用此甚好笑。西漢時儒者說道理。亦只是黃老意思。如揚雄太玄經皆是。故其自言有曰。老子之言道德。吾有取焉耳。後漢明帝時佛始入中國。當時楚王英最好之。然都不曉其說。直至晉宋閒。其教漸盛。然當時文字。亦只是將莊老之說來鋪張如遠師諸論。皆成片盡是老莊意思。直至梁會通閒。達磨入來。然後一切被他掃蕩。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蓋當時儒者之學。旣廢絕不講。老佛之說。又如此淺陋。被他窺見。這箇罅隙了。故橫說豎說。如是張王。沒奈何。何人才聰明。被他誘引將去。嘗見畫底諸祖師。其人物皆雄偉。故杲老謂臨濟。若不爲僧。必作一渠魁也。又嘗在廬山見歸宗像。尤爲可

九子全書卷之二  
三  
畏。若不爲僧。必作大賊矣。

問釋氏之無。與老氏之無。何以異。曰。老氏依舊有。如所謂無欲觀其妙。有欲觀其竅。是也。若釋氏。則以天地爲幻妄。以四大爲假合。則是全無也。

老氏欲保全其身。底意思多。釋氏又全不以其身爲事。自謂別有一物。不生不滅。歐公嘗言老氏貪生。釋氏畏死。其說亦好。氣聚則生。氣散則死。順之而已。釋老則皆悖之者也。

佛氏之失。出於自私之厭。老氏之失。出於自私之巧。厭薄世故。而盡欲空了一切者。佛氏之失也。關機巧便。盡天下之術數者。老氏之失也。故世之用兵算數刑名。多本於老氏之意。

佛老之學。不待深辨而明。只是廢三綱五常這一事。已是極大罪名。其他更不消說。

釋氏見得高底儘高。或問他何故只說空。曰。說頑空。又說真空。頑空便是空無物。真空却是有物。與吾儒說畧同。但是他都不管天地四方。只是理會一箇心。如老氏亦只是要存得一箇神氣。伊川云。只

就迹上斷便了。不知他如此要何用。

有言莊老禪佛之害者曰。禪學最害道。莊老於義理絕滅猶未盡。佛則人倫已壞。至禪則又從而將許多義理掃滅無餘。以此言之。禪最爲害之深者。頃之復曰。要其實則一耳。害未有不由淺而深者。

某人言天下無二道。聖人無兩心。儒釋雖不同。畢竟只是一理。某說道。惟其天下無二道。聖人無兩心。所以有我底。著他底不得。有他底。著我底不得。若使天下有二道。聖人有兩心。則我行得我底。他行得他底。

曹問何以分別儒釋差處。曰。只如說天命之謂性。釋氏便不識了。便遽說是空覺。吾儒說底是實理。看他便錯了。他云不染一塵。不捨一法。既不染一塵。却如何不捨一法。到了是說那空處。又無歸著。且如人心。須是其中自有父子君臣兄弟夫婦朋友。他做得徹到底。便與父子君臣兄弟夫婦朋友都不相親。吾儒做得到底。便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兄弟有序。夫婦有別。朋友有信。吾儒只認得一箇誠。

實底道理。誠便是萬善骨子。

佛也只是理會這箇性。吾儒也只理會這箇性。只是他不認許多帶來底。

儒釋言性異處。只是釋言空。儒言實。釋言無。儒言有。釋氏虛。吾儒實。釋氏一。吾儒一。釋氏以事理爲不緊要。而不理會。

吾儒心雖虛而理則實。若釋氏則一向歸空寂去了。問釋氏以空寂爲本。曰。釋氏說空。不是便不是。但空裏面須有道理。始得。若只說道我見箇空。而不知

有箇實底道理。却做甚用得。譬如一淵清水。清冷徹底。看來一如無水相似。他便道此淵只是空底。不曾將手去探。是冷是溫。不知道有水在裏面。佛氏之見正如此。今學者貴於格物致知。便要見得到底。今人只是一班兩點見得些子。所以不到極處也。

吾以心與理爲一。彼以心與理爲二。亦非固欲如此。乃是見處不同。彼見得心空而無理。此見得心雖空而萬理咸備也。雖說心與理一。不察乎氣稟物

欲之私。是見得不真。故有此病。大學所以貴格物也。

釋氏合下見得一箇道理空虛不實。故要得超脫。盡去物累。方是無漏。爲佛地位。其他有惡趣者。皆是衆生餓鬼。只隨順有所脩爲者。猶是菩薩地位。未能作佛也。若吾儒合下見得箇道理便實了。故首尾與之不合。

佛家有流注想。水本流將去。有些滲漏處。便留滯。

徐子融有枯槁有性無性之論。先生曰。性只是理。有是物。斯有是理。子融錯處。是認心爲性。正與佛氏相似。只是佛氏磨擦得這心極精細。如一塊物事。剝了一重皮。又剝一重皮。至剝到極盡無可剝處。所以磨弄得這心精光。他便認做性。殊不知此正聖人之所謂心。故上蔡云。佛氏所謂性。正聖人所謂心。佛氏所謂心。正聖人所謂意。心只是該得這理。佛氏元不曾識得這理一節。便認知覺運動做性。如視聽言貌。聖人則視有視之理。聽有聽之理。言有言之理。動有動之理。思有思之理。如箕子所

謂明聰從恭睿是也。佛氏則只認那能視能聽能言能思能動底便是性。視明也得。不明也得。聽聰也得。不聰也得。言從也得。不從也得。思睿也得。不睿也得。他都不管橫來豎來。他都認做性。他最怕人說這理字都要除掉了。此正告子生之謂性之說也。備問禪家又有以揚眉瞬目知覺運動爲弄精魂。而訶斥之者。何也。曰。便只是弄精魂。只是他磨擦得來精細有光彩。不如此粗糙爾。備問彼言一切萬物皆有破壞。惟有法身常住不滅。所謂法身。便只是這箇。曰。然。不知你如何占得這物事住。天地破壞。又如何被你占得這物事常不滅。問彼大槩欲以空爲體。言天地萬物皆歸於空。這空便是他體。曰。他也不是欲以空爲體。他只是說這物事裏面本空。著一物不得。

問釋氏作用是性。曰。便只是這性。他說得也是。孟子曰。形色天性也。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便是此性。如口會說話。說話底是誰。目能視。視底是誰。耳能聽。聽底是誰。便是這箇。其言曰。在眼曰見。在耳曰



聞在鼻。嗅香。在口談論。在手執捉。在足運奔。徧現  
俱該法界。收攝在一微塵。識者知是佛性。不識喚  
作精魂。他說得也好。又舉楞嚴經波斯國王見恆  
河水一段。云云。所以禪家說直指人心。見性成佛。  
他只要你見得。言下便悟。做處便徹。見得無不是  
此性也。說存養心性。養得來光明寂照。無所不徧。  
無所不通。唐張拙詩云。光明寂照徧河沙。凡聖含  
靈共我家。云云。又曰。實際理地。不受一塵。佛事門  
中。不捨一法。他箇本自說得是。所養者也是。只是  
差處便在這裏。吾儒所養者。是仁義禮智。他所養  
者。只是視聽言動。儒者則全體中自有許多道理。  
各自有分別。有是非。降衷秉彝。無不各具此理。他  
只見得箇渾淪底物事。無分別。無是非。橫底也是。  
豎底也是。直底也是。曲底也是。非理而視。也是此  
性。以理而視。也是此性。少閒用處都差。所以七顛  
八倒。無有是處。吾儒則只是一箇真底道理。他也  
說我這箇是真實底道理。如云。惟此一事實。餘二  
則非真。只是他說得一邊。只認得那人心。無所謂

道心無所謂仁義禮智惻隱羞惡辭遜是非所爭處只在此吾儒則自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以至至誠盡人物之性贊天地之化育識得這道理無所不周無所不徧他也說我這箇無所不周無所不徧然眼前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上便不能周徧了更說甚周徧他說治生產業皆與實相不相違背云云如善財童子五十二參以至神鬼神仙士農工商技藝都在他性中他說得來極闊只是其實行不得只是諱其所短強如此籠罩去他舊

時瞿曇說得本不如此廣闊後來禪家自覺其陋又翻轉窠臼只說直指人心見性成佛

問龜山集中所答了翁書論華嚴大旨不知了翁諸人何爲好之之篤曰只是見不透故覺得那箇好以今觀之也是好也是動得人道夫曰只爲他大本不立故徧了先生默然良久曰真所謂詖淫邪遁蓋詖者是他合下見得徧儒者之道大中至正四面均平釋氏只見一邊於那處都蔽塞了這是詖辭知其所蔽淫者是只見得一邊又却說得周

遮浩瀚。所以其書動數百卷。是皆陷於偏而不能返。這是淫辭。知其所陷。邪者是他見得偏了。於道都不相貫屬。這是邪辭。知其所離。遁者是他已離於道而不通。於君臣父子都已棄絕。見去不得。却道道之精妙。不在乎此。這是遁辭。知其所窮。初只是詖詖而後淫淫。而後邪邪。而後離離。而後遁遁。要之佛氏偏處。只是虛其理。理是實理。他却虛了。故於大本不立也。因問溫公解禪偈。却恐後人作儒佛一貫會了。先生因誦之曰。此皆佛之至陋者也。妙處不在此。又問遺書云。釋氏於敬以直內。則有之義。以方外。則未也。道夫於此未安。先生笑曰。前日童蜚卿正論此。以為釋氏大本與吾儒同。只是其末異。某與言。正是大本不同。因檢近思錄有云。佛有一箇覺之理。可言敬以直內矣。然無義以方外。其直內者。要之其本亦不是。這是當時記得全處。前者記得不完也。又曰。只無義以方外。則連敬以直內。也不是了。又曰。程子謂釋氏唯務上達。而無下學。然則其上達處。豈有是耶。亦此意。學佛者

嘗云儒佛一同。某言你只認自家說不同。若果是。又何必言同。只這靠傍底意思。便是不同。便是你底不是我底了。

儒者以理爲不生不滅。釋氏以神識爲不生不滅。龜山云。儒釋之辨。其差眇忽。以某觀之。真似冰炭。

舉佛氏語曰。千種言。萬般解。只要教君長不昧。此說極好。問程子曰。佛氏之言。近理。所以爲害尤甚。所謂近理者。指此等處否。曰。然。他只是守得這些子光明。全不識道理。所以用處七顛八倒。吾儒之學。

則居敬爲本。而窮理以充之。其本原不同。處在此。問釋氏入定。道家數息。曰。他只要靜。則應接事物不差。孟子便也要存夜氣。然而須是理會。且晝之所爲。曰。吾儒何不效他恁地。曰。他開眼便依舊失了。只是硬把捉。不如吾儒非禮勿視。聽言動。戒謹恐懼。乎不睹。不聞。敬以直內。義以方外。都一切就外面攔截。曰。釋氏只是勿視勿聽。無那非禮工夫。曰。然。季通因曰。世上事。便要人做。只管似他坐定做甚。日月便要行。天地便要運。曰。他不行不運。固不

是吾輩是在這裏行。是在這裏運。只是運行又有  
差處。如今胡喜胡怒。豈不是差。他是過之。今人又  
不及。

問昔有禪僧。每自喚曰。主人翁惺惺著。大學或問亦  
取謝氏常惺惺法之語。不知是同是異。曰。謝氏之  
說。地步闊。於身心事物上。皆有工夫。若如禪者所  
見。只看得箇主人翁便了。其動而不中理者。都不  
管矣。且如父子天性也。父被他人無禮。子須當去  
救。他却不然。子若有救之之心。便是被愛牽動了。

心便是昏了。主人翁處。若如此惺惺。成甚道理。向  
曾覽四家錄。有些說話極好笑。亦可駭。說若父母  
爲人所殺。無一舉心動念。方始名爲初發心菩薩。  
他所以叫主人翁惺惺著。正要如此。惺惺字則同。  
所做工夫則異。豈可同日而語。

郭德元問禪者云。知之一字。衆妙之門。他也知得這  
知字之妙。曰。所以伊川說佛氏之言近理。謂此類  
也。他也微見得這意思。要籠絡這箇道理。只是他  
用處全差。所以都閒斷。相接不著。偶問其所謂知。

正指此心之神明作用者否。曰。然。郭又問圭峰云。作有義事。是省悟心。作無義事。是狂亂心。狂亂由情念。臨終被業牽。省悟不由情。臨終能轉業。又自注云。此義非仁義之義。乃理義之義。甚好笑。曰。他指仁義爲恩愛之義。故如此說。他雖說理義。何嘗夢見。其後杲老亦非之云。理義之義。便是仁義之義。如何把虛空打做兩截。

禪只是一箇呆守法。如麻三斤。乾屎橛。他道理初不在這上。只是教他麻了心。只思量這一路。專一積久。忽有見處。便是悟。大要只是把定一心。不令散亂。久後光明自發。所以不識字底人。才悟後。便作得偈頌。悟後所見。雖同。然亦有深淺。某舊來愛問參禪底。其說只是如此。其間有會說者。却吹噓得大。如杲佛日之徒。自是氣魄大。所以能鼓動一世。如張子韶。汪聖錫。輩皆北面之。

或問禪家說無頭當底說話。是如何。曰。他說得分明處。却不是。只口中一句黑如漆者。便是他要緊處。於此曉得時。便盡曉得。他又愛說一般最險絕底。

話。如引取人到千仞之崖邊。猛推一推下去。人於此猛省得便了。或曰。不理會得。也是一事不了。曰。只此亦是格物。

魯可幾問釋氏因緣之說。曰。若看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則報應之說誠有之。但他說得來不是。又問陰德之說如何。曰。也只是不在其身。則在其子孫耳。

佛家不合將才作緣習。緣習是說宿緣。

甘吉父問仁者愛之理。心之德。時舉因問釋氏說慈。卽是愛也。然施之不自親始。故愛無差等。先生曰。釋氏說無緣慈。記得甚處說融性起無緣之大慈。蓋佛氏之所謂慈。竝無緣由。只是無所不愛。若如愛親之愛。渠便以爲有緣。故父母棄而不養。而遇虎之飢餓。則捨身以食之。此何義理耶。

初西域僧來東漢時。令鴻臚寺寄居。後以爲僧居。因名曰寺。寺是官寺。非釋者取之。寺之起自此時。以上語類三十五條

或問子之言釋氏之術。原於莊子承蜩削鑿之論。其

有稽乎。朱子曰。何獨此哉。凡彼言之精者。皆竊取莊列之說以爲之。宋景文公於唐書李蔚等傳。旣言之矣。蓋佛之所生。去中國絕遠。其書來者。文字音讀。皆累數譯而後通。而其所謂禪者。則又出於口耳之傳。而無文字之可據。以故人人得竄其說以附益之。而不復有所考驗。今其所以或可見者。獨賴其割裂裝綴之迹。猶有隱然於文字之間。而不可揜者耳。蓋凡佛之書。其始來者。如四十二章遺教法華金剛光明之類。其所言者。不過清虛緣業之論。神通變見之術而已。及其中間。爲其學者。如惠遠僧肇之流。乃始稍竊莊列之言以相之。然尚未敢正以爲出於佛之口也。及其久而恥於假借。則遂顯然篡取其意。而文以浮屠之言。如楞嚴所謂自聞卽莊子之意。而圓覺所謂四大各離。今者妄身當在何處。卽列子所謂精神入其門。骨骸反其根。我尚何存者也。凡若此類。不可勝舉。然其說皆萃於書首。其玄妙無以繼之。然後佛之本真。乃見如結壇誦呪二十五輪之類。以至於大力金



剛吉盤茶鬼之屬。則其麓鄙俗惡之狀。校之首章。重玄極妙之指。蓋水火之不相入矣。至於禪者之言。則其始也。蓋亦出於晉宋清談論議之餘習。而稍務反求靜養以默證之。或能頗出神怪以銜流俗而已。如一葉五花之讖。隻履西歸之說。雖未必實有是事。然亦可見當時所尚者。止於如此也。其後傳之既久。聰明才智之士。或頗出於其間。而自覺其陋。於是更出已意。益求前人之所不及者。以陰佐之。而盡諱其怪幻鄙俚之談。於是其說一旦超然真若出乎道德性命之上。而惑之者。遂以爲果非堯舜周孔之所能及矣。然其虛夸詭譎之情。淫巧儂浮之態。展轉相高。日以益盛。則又反不若其初清閒靜默之說。猶爲彼善於此也。以是觀之。則凡釋氏之本末真偽可知。而其所竊。豈獨承蠲削鑿之一言而已哉。且又有一說焉。夫佛書本皆胡語。譯而通之。則或以數字爲中國之一字。或以一字而爲中國之數字。而今其所謂偈呪。句齊字偶。了無餘欠。至於所謂二十八祖傳法之所爲書。

則又頗協中國音韻。或用唐詩聲律。自其徒之稍  
黠如洪輩者。則已能知其謬。而強為說以文之。  
顧服衣冠。通今古。號為士大夫。如楊大年。蘇子由  
者。反不悟而筆之於書也。嗚呼。以是推之。則亦不  
必問其理之是非。而其增加詭偽。迹狀暗白。益無  
所逃矣。宋公之論。信而有證。世之惑者。於此。其亦  
可以少悟也哉。釋氏論下

宇宙之間。一理而已。天得之而為天。地得之而為地。  
而凡生於天地之間者。又各得之以為性。其張之  
為三綱。其紀之為五常。蓋皆此理之流行。無所適  
而不在。若其消息盈虛。循環不已。則自未始有物  
之前。以至人消物盡之後。終則復始。始復有終。又  
未嘗有頃刻之或停也。儒者於此。既有以得於心  
之本然矣。則其內外精粗。自不容有纖豪之間。而  
其所以脩己治人。垂世立教者。亦不容其有纖豪  
造作輕重之私焉。是以因其自然之理。而成自然  
之功。則有以參天地。贊化育。而幽明巨細。無一物  
之遺也。若夫釋氏。則自其因地之初。而與此理已

背馳矣。乃欲其所見之不差。所行之不繆。則豈可得哉。蓋其所以爲學之本心。正爲惡此理之充塞無間。而使已不得一席無理之地。以自安。厭此理之流行不息。而使已不得一息無理之時。以自肆也。是以叛君親。棄妻子。入山林。捐軀命。以求其所謂空無寂滅之地。而逃焉。其量亦已隘。而其勢亦已逆矣。然以其立心之堅苦。用力之精專。亦有以大過人者。故能卒如所欲。而實有見焉。但以其言行求之。則其所見。雖自以爲至玄極妙。有不可以思慮言語到者。而於吾之所謂窮天地。亘古今。本然不可易之實理。則反瞢然。其一無所覩也。雖自以爲直指人心。而實不識心。雖自以爲見性成佛。而實不識性。是以殄滅彝倫。墮於禽獸之域。而猶不自知其有罪。蓋其實見之差。有以陷之。非其心之不然。而故欲爲是以惑世而罔人也。至其爲說之窮。然後乃有不捨一法之論。則似始有爲是道詞。以蓋前失之意。然亦其秉彝之善。有終不可得而殄滅者。是以翦伐之餘。而猶有此之僅存。又以

率於實見之差。是以有其意而無其理。能言之而卒不能。有以踐其言也。凡釋氏之所以爲釋氏者。始終本末。不過如此。蓋亦無足言矣。然以其有空寂之說。而不累於物欲也。則世之所謂賢者好之矣。以其有玄妙之說。而不滯於形器也。則世之所謂智者悅之矣。以其有生死輪迴之說。而自謂可以不淪於罪苦也。則天下之傭奴爨婢黥髡盜賊。亦匍匐而歸之矣。此其爲說。所以張皇輝赫。震耀千古。而爲吾徒者。方且蠢焉鞠躬屏氣。爲之奔走

服役之不暇也。幸而一有閒世之傑。乃能不爲之屈。而有聲罪致討之心焉。然又不能究其實見之差。而詆以爲幻見空說。不能正之以天理全體之大。而偏引交通生育之一說。以爲主。則旣不得其要領矣。而徒欲以戎狄之醜號加之。其於吾徒。又未嘗教之以內脩自治之實。而徒驕之以中華列聖之可以爲重。則吾恐其不唯無以坐收摧陷廓清之功。或乃往遺之禽。而反爲吾黨之詬也。嗚呼。

惜哉。讀大紀

誨諭儒釋之異在乎分合之間。既聞命矣。頃見蘇子由張子韶書。皆以佛學有得於形而上者。而不可以治世。嘗竊笑之。是豈知天命之性。而叙秩命討。已粲然無所不具於其中乎。彼其所以分者。是亦未嘗真有得於斯耳。答韓無咎

聖人之學。所以異於老釋之徒者。以其精粗隱顯。體用渾然。莫非大中至正之矩。而無偏倚過不及之差。是以君子智雖極乎高明。而見於言行者。未嘗不道乎中庸。非故使之然。高明中庸。實無異體。故

也。故曰。道之不行也。智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又曰。差之豪釐。

繆以千里。聖人丁寧之意。亦可見矣。答江元適

來書云。賢士大夫。因佛學見性。然後知夫子果有不傳之妙。論語之書。非口耳可傳授。某謂論語固非口耳所可傳授。然其間自有下工夫處。不待學佛而後知也。學佛而後知。則所謂論語者。乃佛氏之論語。而非孔氏之論語矣。答吳公濟  
遺書所云。釋氏有盡心知性。無存心養性。亦恐記錄

者有誤。要之釋氏只是恍惚之間。見得些心性影子。却不曾子細見得真實心性。所以都不見裏面許多道理。政使有存養之功。亦只是存養得他所見底影子。固不可謂之無所見。亦不可謂之不能養。但所見所養。非心性之真耳。答胡季隨

陳經正云。我見天地萬物皆我之性。不復知我身之爲我矣。伊川先生曰。他人食飽。公無餒乎。正是說破此病。知言亦云。釋氏以虛空沙界爲己身。而不知其父母所生之身。亦是說此病也。答林擇之

佛學之與吾儒。雖有畧相似處。然正所謂貌同心異。似是而非者。不可不審。明道先生所謂句句同事。事合然而不同者。真是有味。非是見得親切。如何敢如此判斷耶。聖門所謂聞道。聞只是見聞玩索。而自得之之謂道。只是君臣父子日用常行當然之理。非有玄妙奇特。不可測知。如釋氏所云豁然大悟。通身汗出之說也。如今更不可別求用力處。只是持敬以窮理而已。參前倚衡。今人多錯說了。故每流於釋氏之說。先聖言此。只是說言必忠信。

行必篤敬。念念不忘。到處常若見此兩事。不離心  
目之間耳。如言見堯於羹。見堯於牆。豈是以我之  
心。還見我心。別爲一物。而在身外耶。無思無爲。是  
心體本然。未感於物時事。有此本領。則感而遂通  
天下之故矣。恐亦非如所論之云云也。所云禪學  
悟入。乃是思路絕。天理盡見。此尤不然。心思之  
正。便是天理。流行運用。無非天理之發見。豈待心  
思路絕。而後天理乃見耶。且所謂天理。復是何物。  
仁義禮智。豈不是天理。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

豈不是天理。若使釋氏果見天理。則亦何必如此  
悖亂殄滅一切。昏迷其本心。而不自知耶。凡此皆  
近世淪陷邪說之大病。不謂明者亦未能免俗而  
有此言也。答吳斗南

所云釋氏見處。只是要得六用不行。則本性自見。只  
此便是差處。六用豈不是性。若待其不行。然後性  
見。則是性在六用之外。別爲一物矣。譬如磨鏡。垢  
盡明見。但謂私欲盡。而天理存耳。非六用不行之  
謂也。又云其接人處。不妨顛倒作用。而純熟之後。

却自不須如此。前書所譏。不謂如此。正謂其行處顛錯耳。只如絕滅三綱無父子君臣一節。還可言接人時。權且如此。將來熟後。却不須絕滅否。此箇道理。無一息閒斷。這裏霎時間壞了。便無補填去處也。又云。雖無三綱五常。又自有師弟子上下名分。此是天理自然。他雖欲滅之。而畢竟絕滅不得。然其所存者。乃是外面假合得來。而其真實者。却已絕滅。故儒者之論。每事須要真實。是當不似異端。便將儻侗底影象來。此罩占真實地位也。此等差互處。舉起便是不勝其多。寫不能窮。說不能盡。今左右既是於彼留心之久。境界熟了。雖說欲却歸此邊來。終是脫離未得。某向來亦曾如此。只是覺得大槩不是了。且權時一齊放下了。只將自家文字道理。作小兒子初上學時樣讀。後來漸見得一二分意思。便漸見得他一二分錯處。迤邐看透了後。直見得他無一星子是處。不用著力排擯。自然不入心來矣。今云取其長處。而會歸於正。便是放不下。看不破也。今所謂應事接物。時時提撕者。



亦只是提撕得那籠侗底影象與自家這下工夫。

未有干涉也。

答陳衛道

世衰道微異論蠡起。近年以來乃有假佛釋之似以亂孔孟之實者。其法首以讀書窮理爲大禁。常欲學者注其心於茫昧不可知之地。以僥倖一旦恍然獨見。然後爲得。蓋亦有自謂得之者矣。而察其容貌辭氣之間。脩己治人之際。乃與聖賢之學。有大不相似者。左右於此。無乃亦惑其說而未能忘耶。夫讀書不求文義。玩索都無意見。此正近年釋

氏所謂看話頭者。世俗書有所謂大慧語錄者。其說甚詳。試取一觀。則其來歷見矣。若曰儒釋之妙本自一同。則凡彼之所以賊恩害義。傷風壞教。聖賢之所大不安者。彼既悟道之後。乃益信其爲幻妄。而處之愈安。則亦不待他求。而邪正是非已判然於此矣。

答許生

來書謂聖門以仁爲要。而釋氏亦言正覺。亦號能仁。又引程氏之說爲證。某竊謂程氏之說。以釋氏窮幽極微之論觀之。似未肯以爲極至之論。但老兄

與儒者辨。不得不借其言爲重耳。然儒者言仁之體則然。至語其用。則豪釐必察。故曰。仁之實。事親是也。又曰。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此體用所以一源。而顯微所以無閒也。釋氏之云。正覺能仁者。其論則高矣美矣。然其本果安在乎。答李伯諫

來書云。輪回因果之說。造妖捏怪。以誑愚惑衆。故達磨亦排斥之。某竊謂輪回因果之說。乃佛說也。今以佛爲聖人。而斥其言。至於如此。則老兄非特叛孔子。又謗佛矣。豈非知其說之有所窮也。而爲是

遁辭以自解免哉。抑亦不得已於儒者。而姑爲此計。以緩其攻也。嗚呼。吾未見聖人立說。以誑愚惑衆。而聖人之徒。倒戈以伐其師也。孰謂本末殊歸。首尾衡決如是。而尚可以爲道乎。答李伯諫

來書謂伊川先生所云。內外不備者。爲不然。蓋無有能直內而不能方外者。此論甚當。據此。正是某所疑處。若使釋氏果能敬以直內。則便能義以方外。便須有父子。有君臣。三綱五常。闕一不可。今日能直內矣。而其所以方外者。果安在乎。又豈數者之

外。別有所謂義乎。以此而觀伊川之語。可謂失之  
恕矣。然其意不然。特老兄未之察耳。所謂有直內  
者。亦謂其有心地一段工夫耳。但其用功。却有  
同處。故其發有差。他却全不管著。此所以無方外  
之一節也。固是有根株。則必有枝葉。然五穀之根  
株。則生五穀之枝葉。華實而可食。稊稗之根株。則  
生稊稗之枝葉。華實而不可食。此則不同耳。參朮  
以根株而愈疾。鉤吻以根株而殺人。其所以殺人  
者。豈在根株之外。而致其毒哉。來書云。不能於根  
株之外。別致其巧

也。故明道先生又云。釋氏惟務上達而無下學。然

則其上達處。豈有是也。元不相連屬。但有開斷。非  
道也。此可以見內外不備之意矣。答李  
伯諫

來書云。儒佛見處。既無二理。其設教何異也。蓋儒教  
本人事。釋教本死生。本人事故。緩於見性。本死生。  
故急於見性。某謂既謂之本。則此上無復有物矣。  
今既二本。不知所同者何事。而所謂儒本人事。緩  
見性者。亦殊無理。三聖作易。首曰乾元亨利貞。子  
思作中庸。首曰天命之謂性。孔子言性與天道。而

孟子道性善。此爲本於人事乎。本於天道乎。緩於性乎。急於性乎。然亦著急字不得。俗儒正坐不知天理之大故。爲異說所迷。反謂聖學知人事而不知死生。豈不誤哉。聖賢教人。盡心以知性。躬行以盡性。終始本末。自有次第。一皆本諸天理。緩也。緩不得。急也。急不得。直是盡性至命。方是極則。非如見性之說。一見之而遂已也。上蔡云。釋氏之論性。猶儒者之論心。釋氏之論心。猶儒者之論意。此語剖析極精。試思之如何。答李伯諫

來書云。子貢之明達。性與天道。猶不與聞。某竊謂此正癡人前說夢之過也。來書又謂釋氏本死生。悟者須徹底悟去。故祖師以來。由此得道者多。某謂徹底悟去之人。不知本末內外。是一是二。二則道有二致。一則死生人事。一以貫之。無所不了。不知傳燈錄中許多祖師。幾人做得堯舜禹稷。幾人做得文武周孔。須有徵驗處。答李伯諫來書云。特聖人以中道自任。不欲學者躐等。某謂此正是王氏高明處。已中庸處人之說。龜山嘗力詆

之矣。須知所謂不欲學者。躡等者。乃是天理本然。非是聖人安排教如此。譬諸草木。區以別矣。且如一莖小樹。不道他無草木之性。然其長須有漸。是亦性也。所謂便欲當人立地成佛者。正如將小樹來噴一口水。便要他立地干雲蔽日。豈有是理。欲便

此亦見自私自利之規模處。答李伯諫

有李伯諫者。名宗舊嘗學佛。自以為有所見。論辨累年。不肯少屈。近嘗來訪。復理前語。某因問之。天命

之謂性。公以此句為空無一法耶。為萬理畢具耶。若空則浮屠勝。果實則儒者是。此亦不待兩言而決矣。渠雖以為實。而猶戀著前見。則請因前所謂空者。而講學以實之。某又告之曰。此實理也。而以為空。則前日之見誤矣。今欲真窮實理。亦何藉於前日已誤之空見。而為此二三耶。渠遂脫然肯捐舊習。而從事於此。此人氣質甚美。內行脩飭。守官亦不苟。得其回頭。吾道殊有賴也。答張敬夫。以上文集十七條

日本書紀卷之十

以實之葉

日本書紀卷之十

十

文化甲戌

